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2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務印書館

1984年·北京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務印書館

1984年·北京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務印書館
1984年·北京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務印書館

1984年·北京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混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混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混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混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混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混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莫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混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 陶 达

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1848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40%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务印書館

1984年·北京